

极限施压巴勒斯坦,美国在下一盘大棋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特朗普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破坏力,正一次又一次地将一些地区热点问题推向崩溃的边缘。比如,巴以问题。

9月1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理由是该办事处去年11月开始就失去了在美活动的“豁免权”,更重要的是,巴解组织领导层严词谴责特朗普政府尚未出台的巴以和平计划,并拒绝与美国政府就相关事宜进行接触。

显然,“豁免权”只是个幌子,巴勒斯坦方面拒不配合美国强加的和平计划,才是特朗普政府怒而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的根本原因。此举也是特朗普对巴勒斯坦

“极限施压”策略的最新一招。

“极限施压”这个词很眼熟,这是特朗普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时最津津乐道的方式,直到今年以来半岛局势出现戏剧性转圜。实际上,自去年底以来,这个套路也被美国政府用在了巴勒斯坦身上。

特朗普上台以来,一改奥巴马时期从中东抽身的姿态,不过,“重返中东”的美国并未重走投入大量战略资源的老路,而是充分放大以色列、沙特等传统地区盟友的作用。

在迅速修复并加强与以色列、沙特的关系之后,特朗普认为在巴以问题这个中东核心议题上出牌的时机到了——去年12月,他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指示国务院着手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这无异于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敦促政府搬迁大使馆,但二十多年来历届总统都行使法律豁免权,拒绝搬迁使馆或明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恰恰是这种相对平衡的策略,使得美国一直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中扮演着重要斡旋者角色。

然而,特朗普去年底走出“极限施压”第一步之后,巴勒斯坦方面随即宣布美国已失去在巴以之间继续斡旋的资格,不再接受美方调停。

随后,在特朗普授意之下,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美方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格林布拉特,抛出了所谓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世纪计划”。库什纳还为此访问了沙特、埃及、约旦等在巴以问题上具有重要分量的中东国家,美方宣称“世纪计划”得到了相关地区国家的支持。

但时至今日,这个“世纪计划”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白

宫仍然秘而不宣。巴勒斯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该计划,批评美方的新计划在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及犹太人定居点等巴以问题核心议题上,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是一个严重偏向以色列的“拉偏架”计划。

为了持续对巴勒斯坦“极限施压”,特朗普祭出了第二招:断援。继今年1月宣布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6500万美元援助之后,8月24日,美国宣布停止向巴勒斯坦提供超过2亿美元援助。8月31日,美国宣布将不再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9月8日,美国决定切断原本用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医疗系统的2500万美元援助。

美国之所以如此心急火燎地施压巴勒斯坦,并不是真心实意想解决巴以问题,而是想尽快

弥合这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心理和情感上的伤疤,并回到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原点——遏制伊朗。今年5月,美国正式将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同时也正式宣布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假如特朗普解决巴以问题的思路得以实现,意味着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都将团结在美国麾下,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层面,还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角度,都可以形成遏制伊朗的中东大联盟,这也是特朗普极力加强与以色列、沙特关系,并撮合以沙两国战略走近的动因。

中国有句俗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巴以问题这个中东痼疾数十年来都没能谈出个所以然,特朗普拉偏架式的“极限施压”更不可能是解决之道。相反,只会火上浇油激化矛盾,无助于巴以开展和谈,甚至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乔布斯长女忆父亲:我现在更理解他了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当地时间9月12日早上10点,2018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如期而至。这次发布会,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苹果新款手机过万的高昂价格。像每年发布会一样,“果粉”们在吐槽“买不起”的同时,依然借机怀念起乔布斯时代。有人评论说,自从“乔帮主”走后,苹果公司就没有了创新性的突破,只剩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与提价。

且不讨论这种观点对不对,毋庸置疑的是,乔布斯确实是手机时代的传奇人物,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圣人”。就在苹果发布会举行前一个星期,9月4日,乔布斯与前女友布伦南所生的女儿莉萨·布伦南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小人物》。在书中,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莉萨讲述了许多与父亲的往事:她一度不愿原谅父亲,但近年来,她



莉萨接受采访。

在心中慢慢与他和解。

上个月,苹果公司市值破万亿后,另一则关于乔布斯的新闻上了头条。当时莉萨的新书还未正式出版,书中的一些细节先被爆出:乔布斯罹患胰腺癌那段时间,莉萨有一次去看他,特地喷了一些玫瑰味的香水,但乔布斯却在她要离开时叫住了她:“莉萨,你闻上去跟厕所的味道一样。”

这被媒体佐证为乔布斯对大女儿刻薄的一个“证据”,莉萨也承认,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父亲确实这么说了。

这只是莉萨与乔布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莉萨坦言,在讲述她的童年故事以及与父亲乔布斯的相处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毕竟,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从来就充斥着复杂与纠结。

外界熟知的是,乔布斯与妻子劳琳有三个孩子,他们的小女儿伊芙最近还在马术比赛中崭露头角。但同为乔布斯的女儿,莉萨·布伦南却很少享受到父爱,与父亲相处的一些时光反而给她带来痛苦。

乔布斯高中时与女友克里

斯蒂安·布伦南相恋,交往5年后,布伦南怀孕了,但他们却在此时分手了。布伦南生下莉萨后,乔布斯一直不承认他是莉萨的父亲。直到后来布伦南上诉至法院,亲子鉴定也显示莉萨是乔布斯的亲生骨肉后,乔布斯才肯每月支付给这个女儿几百美元的抚养费。

今年40岁的莉萨说,她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打电话求父亲给点钱的场景。有一次小莉萨抢过母亲手中的电话,对父亲说:“你就给她点钱吧,行吗?”

即使后来莉萨与父亲同住,乔布斯依然说过一些伤人的话。莉萨回忆起来,她曾问父亲,如果她不要自己的保时捷了,会不会送给她。父亲却说,“绝对不可能。”还表示:“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听清楚了吗?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话让人想起《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的,“乔布斯不是一个温暖的人,有时他对人非常非常刻薄。”但莉萨也描写了许多父亲温暖到她的细节:有一次乔布斯顶着严寒去看她男朋友演出

的戏剧,“他(乔布斯)没穿毛衣,我和他都知道那晚有多冷,但他一句也没抱怨。他从头到尾都坐在那里,他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莉萨说,尽管乔布斯一度不承认自己是她的父亲,但他重归她的生活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些“快乐、温馨而幸福的时光”。

莉萨还说,乔布斯生病后,对她的态度温和了许多。他经常向她道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亏欠了你,对不起。’”

那时,莉萨没有完全原谅父亲,她甚至还有点无动于衷。如今乔布斯已去世7年了,莉萨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当主持人问她是否原谅了父亲时,她说:“在很多方面,是的。我现在更能理解他,也更理解自己。”

然而,莉萨的这本书招致劳琳与乔布斯妹妹莫娜的反对。劳琳和莫娜在《小人物》出版之前就发表声明称,莉萨是家庭成员之一,但这本书让她们感到悲伤,“她写的与我们的记忆完全不同,她对乔布斯的描写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丈夫和父亲。乔布斯爱莉萨,他后悔没能在莉萨的童年多陪伴她。”

美国政府是怎样“重新发现”青霉素的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本周,“水门事件”爆料人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在美国热卖。该书爆料称,白宫前经济顾问科恩曾警告特朗普,美国96.6%的抗生素都是从中国进口,其中需求量最大的青霉素在美国国内甚至都没有生产,“对华发动贸易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中国摧毁美国只需一招”——不卖给美国青霉素就可以了。

先不管科恩的上述警告是否属实,又是否真的具有可行性,美国作为发明青霉素的鼻祖,自己如今竟不生产青霉素,这个爆料本身就够惊人的。要知道,美国当年为了实现青霉素的“重新发明”,投入的精力、成本可

毫不亚于“曼哈顿工程”。

说来也巧,今年9月15日刚好是青霉素发现90周年的纪念日。1928年9月15日,英国医生弗莱明在度假归来后发现,他度假前在实验室中没来得及收拾的细菌培养基中的细菌,居然被无意中沾染的霉菌杀死了。在一战中曾经干过战地医生的弗莱明,深知细菌感染对伤员意味着什么,他立刻想到霉菌分泌的某种物质也许能杀死细菌。他说干就干,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培养基里的霉菌,将它们纯化培养起来,很快发现这些霉菌其实就是青霉菌(又名盘尼西林),它们的分泌物可以杀死导致人类生病的某些葡萄球菌。于是,9月15日这一天被认为是青霉素的发现日。

不过,弗莱明并非第一个发现霉菌可以杀菌的人。早在1876年,英国学者约翰·廷德尔就曾经发现这个现象,盘尼西林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病菌

学鼻祖、法国学者巴斯德还曾尝试用青霉菌的提取物治疗疾病。弗莱明真正的贡献,是首次提纯了其中的青霉素。

然而,在青霉素被提纯后,它并没有立刻掀起一场医学革命,原因在于弗莱明所用的提纯法只适用于实验,用于治病则剂量实在太少了。在弗莱明之后,有不少医生试图用青霉素治病,总是患者还没治好,提纯的青霉素就用完了。而使用未提纯的霉菌分泌物,则无异于让患者自杀,因为其中的有害物质反而将加速患者的死亡。

想要让青霉素真正具有药用价值,就必须改良提纯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而这个投入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正因此,在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并指出其药理价值后,整整十年当中,该方案被尘封了。人类距离这种梦幻般的灵丹妙药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缺钱就是拿不到。

转折发生在1941年,这一年

年底,美国正式加入二战,这个“不差钱”的大国在战争中唯一的软肋是死不起人,而理论上能够挽救90%伤员,使他们免于截肢或丧命的青霉素刚好对上了美国人的胃口。时任总统小罗斯福在听取了两位英国医生弗洛里和钱恩对青霉素的介绍后,询问他们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多长时间能够实现青霉素量产,弗洛里思索片刻后说“只要三年”,钱恩则纠正说:“我认为两年就够了。”小罗斯福总统撇撇嘴:“那为什么不呢?”于是立刻签署了立项研发青霉素量产的总统令。

在美国庞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青霉素量产比想象的还要快。该项目1943年中立项,1944年已经实现量产,到1945年6月,美国青霉素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6469亿个单位,每个月可以治愈4万战争伤员。当时的战地记者在描述成箱运往前线的青霉素时写道:“几

乎在一瞬间,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几乎能治愈一切伤口感染的神药。伤口不再意味着丧命和截肢。青霉素万岁!”

的确,青霉素的最初发现人是弗莱明,但他发现的青霉素其实只有实验室价值。真正“重新发现”青霉素的却是美国政府,是其巨大的投入和美国可怕的生产潜力,让青霉素真正具有了临床价值。

从美国“重新发明”青霉素的故事中,我们能看见什么呢?青霉素等抗生素,确实是一种只有大规模生产才有意义的药品。从这个角度看,科恩对特朗普的警告有其道理。但美国真的下决心量产,会很难吗?70多年前,他们从立项到批量生产只用了一年的时间,70多年后,重新捡起老行当又能花多长时间?所以,所谓“用抗生素一招制美”,美国人自己想想也许还算居安思危,咱中国人若也跟着信了,那就有点太幼稚了。